

《天地间的追梦人》

【题头】总有人不舍昼夜燃烧自我，总有人栉风沐雨负重前行，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榜样是信仰坚定的压舱石，是理想信念的主心骨，是道德操守的顶梁柱，更是照亮你我前路的星火，榜样就在你我身边。

毫厘之间，追寻造物极致，平凡岗位，深藏报国雄心。她是10位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一一名女工匠，也是青海首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桥式起重机司机田得梅，她用毫厘之间的精湛技术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身材瘦弱的她让人很难和这项“高精尖”的“天车”司机职业联系在一起。

时值冬至，在第四届“青海榜样”宣传发布活动现场，我们见到了这位小身躯中蕴含大能量的“空姐”——白鹤滩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部“天车班”班长田得梅。

田得梅：青海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水电四局的田得梅。

记者：其实说起“天车”的时候，首先从外观上讲，它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天车”结缘的。

田得梅：我在学校学的是电气专业，学业满两年以后，当时水电四局来学校招聘，面试的时候我不知道“天车”是什么，直到面试通过，我被分配到兰州西固基地的一个车间，我才见识到了“天车”。当时我们培训了40天，我被分配到拉西瓦水电站，才真正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庞然大物，当时也把我震撼到了。

很多人听到“天车”，应该和田得梅第一次见到它的样子一样，充满未知和好奇。“天车”是在高架轨道上运行的一种桥架型起重机，供司机作业的起重机操作空间只有2平米，与普通汽车相比，“天车”的驾驶难度大很多，需要灵活掌握“天车”行驶的角度、高度、转向，对操作者的技能和经验都是极大的考验。从培训学校到工作的第一站拉西瓦水电站，真正见到这个巨无霸，让初出茅庐年仅17岁的田得梅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么大的家伙，一定不好开吧？一根安全绳索，一顶安全帽就是全部装备，万一掉下来该怎么办？”

记者：当时去到拉西瓦水电站，看到这么大的机器，心里有没有打退堂鼓？

田得梅：确实有点胆怯，因为在培训期间，车间里是一个小“天车”，吨位比较小，但真正到了工地的時候，我所见到的那个“天车”吨位比较大，当时那边的“天车”也是800吨。见到它后，我的心里肯定多多少少是有些胆怯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到底能不能把开“天车”的这个技术很好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到了现场我才发现，我需要操作的“天车”要比车间学习时候的“天车”更高、也更先进，而且当时拉西瓦水电站还没有修建专用的铁梯上“天车”，需要（用）脚手架，爬的时候它会晃来晃去，当时我挺害怕的，我的师傅杨玲玲就给我打气，鼓励我，让我别害怕、别担心。

胆怯过后，田得梅内心浮现出了一个坚定的想法，有一天自己也要征服这个庞然大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而她想要做一个久经风浪的船长，稳稳地握住手中的舵，勇敢地向着远方和未来前进，哪怕逆流而行。早上醒来默背操作规程和实际操作中的每一个要点细节，临睡前像过电影一样，将吊装的过程在头脑中再过一遍，拿不准的地方就赶紧记下来，请教、思考、反复推敲，直到完全了然于胸，她要把大大的“天

车”完全装进脑子里，控制在手心里。

记者：从您开始真正接触“天车”到逐渐的熟练，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田得梅：当时我们被分配到拉西瓦水电站（的时候）有三个学员，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带我的师傅年龄也比较小，（我）每天跟着师傅，师傅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个过程就是在学习技术方面知识，有的时候师傅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去操作，怎么操作地更稳，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半年多。

参加工作以来，田得梅始终奋战在水电建设项目一线，5840个日夜，她跟随公司水电建设项目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日复一日地磨练，也让她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本领。

记者：您大概在这个岗位上已经从事多长时间了？

田得梅：16年了。

记者：听说您在工作之余还会经常去绣十字绣，而最初绣十字绣还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这一针一线的女红和一停一顿的“天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田得梅：我的性格就是比较活泼好动，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天上班在“天车”上面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为了磨炼我的耐心，更沉稳地掌握操作技术的精髓，看着师傅们下班没事在织毛衣、绣十字绣，我自己也买了十字绣去绣，磨磨我自己的耐心，而且刚开始绣的时候我怎么也绣不好。

记者：这么一说还真是一学就会，一干就废。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操作起来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容易。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天车”，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觉得开“天车”会不会就和开车一样，掌握好方向就行了，但其实你真正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在你看来，开“天车”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田得梅：开“天车”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把材料、设备从这一处挪到那一处，你还要考虑这个设备的安全，还要平稳吊装到指定的区域。在吊装的这个过程中，设备的安全、周围的安全、人身的安全都掌握在我们司机的手里。我记得我师傅上班那时候给我说过，就像开汽车一样，不同的司机会给乘客带来的乘坐体验也不一样，开“天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何把这些特殊的“乘客”舒适地吊送到指定区域，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在职业的成长阶段，田得梅说，师傅杨玲玲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当年17岁的田得梅刚入行，于是31岁的杨玲玲有了第一个徒弟，也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师傅，而师傅的成熟稳重给田得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师傅不仅教会了她技术，也成为了她生活中的知心姐姐。

记者：杨师傅您好！还记得田得梅刚成为您的徒弟时候的情景吗？

杨玲玲：我记得田得梅刚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她的性格非常活泼，但是在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还是比较勤奋好学的一个孩子。像我们开“天车”这个工作，其实主要还是要细心、要耐心，而她这样的一种性格，好像和这个工作出入还挺大的，这么多年来，她也付出了很多。就像我们那会儿没事的时候绣绣十字绣、织毛衣，我从来也没和她说过，但都是她主动跟我们学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你要是坐不住是没有办法干好的，而且她是有不懂的就会反复问我，确实是个很好学的人。

当聊到徒弟的成就时，师傅满是自豪。

杨玲玲：当时听到她获得这个“大国工匠”，作为师傅，其实我真的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黄河明珠拉西瓦水电站、美丽河湖龙江水电站、金沙江最后一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国家“九五”重点工程万家寨水电站、青海蓝色冰河上的尼那水电站，到今天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水电站。从空中的“天车”司机到地面的机组检修，哪里需要，她就和“天车”在哪里相会。

田得梅：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了拉西瓦水电站，后来又去了龙江水电站，之后又去了向家坝水电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向家坝水电站安装当时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8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看着师傅们操控桥机，将1860吨的转子顺利吊装就位，我特别地羡慕，当时我也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跟师傅们一样能吊这么大的转子。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慢慢地，田得梅手中十字绣的一针一线在绣布上越来越听话，流畅又丝滑，而她在“天车”上的操控配合也愈发默契，经过不断摸索还总结出来了一些小窍门，“眼看、耳听、鼻闻、脑想、手动，手动换挡时要注意逐档增加或减少，不猛拉猛拽猛按”……毫厘间的“操作密码”在她边挑战边摸索中被解锁了，此时田得梅也成长为国内为数不多可以完成巨型精密装置吊装的桥机司机，而命运再一次降重任于她。

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和四川省宁南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河段的白鹤滩水电站气雾氤氲，萦绕峰峦。2019年4月，中国电建水电四局白鹤滩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部刚刚成立，29岁的田得梅将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父母，奔赴白鹤滩，成为项目“开荒者”之一。2020年8月18日，白鹤滩水电站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机组转子迎来吊装时刻。

记者：白鹤滩水电站作为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工程，我相信对于您和团队来说一定是不小的挑战。

田得梅：当时白鹤滩水电站这个转子重达2100吨，在我们这个“天车班”团队和地面指挥人员的相互配合下，才能去精确地完成这项吊装工作。因为间隙只有51毫米，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去完成的，只有在地面指挥人员的相互配合下，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它是需要由两台1300吨的桥机配合完成吊装，在吊装的过程中，两台桥机需要保持步调高度一致，所以当时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记者：“51毫米的间隙”这是个什么样概念？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呢？

田得梅：在吊装的过程中，你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要是中间带来晃动，给转子和定子之间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全球首台啊，吊装的机会只有一次，也只能有一次，你没有试验的机会，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吊装的前两天，我就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和我的团队的操作太重要了，那两天吃饭的时候，我就把两根筷子想象成操纵杆去模拟吊装的情景。

记者：听说平时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还会拿鸡蛋来练习抓取的精准度。

田得梅：平常不忙的时候，我们就拿鸡蛋来练习，因为鸡蛋比较脆弱，用它练习我们在“天车”上操作时的力度，包括和地面工作人员的配合度，因为坐在“天车”上，你是看不到地面的情况，所以地面指挥就是我们“天车”司机的“眼睛”，只有这样不断的去学习、努力、积累经验，才能完成各项高难度的吊装任务。

记者：所以整个吊装的过程，配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田得梅：对啊，所以我们班组成员也是一次次模拟转子吊装过程，反复复习注意事项，一遍又一遍地对触电控制器、刹车片、行程限位、警报装置等等部件进行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最终，面对 51 毫米的误差限制，在眼睛无法看到的情况下，田得梅凭借出色的作业水平和同事的精密配合，一次性顺利完成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22 天后，白鹤滩水电站 2 号机组转轮实现成功吊装。2021 年 6 月 28 日，誉为当今世界水电行业“珠穆朗玛峰”的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

记者：看着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田得梅：说真的，我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么大的国之重器，有我和团队的付出，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记者：还记得当时获得“大国工匠”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称号时，自己的心情吗？

田得梅：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真的懵了，我还想着就是去了给我发个证书，结果说是要去南京，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多想，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么大阵仗，长这么大我从来没上过那么大的舞台，我感觉到无数个摄像机对着我，当时又激动也很紧张，真的。

记者：“大国工匠”这样的一个称号，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田得梅：这是我的骄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它会时刻鞭策着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项工作，我个人觉得所谓工匠，（就是要）做到经得住困难、受得住挫折、忍得住痛苦，执着地坚持下去，才能把一项工作做精作细。其实在我们“天车”团队当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只是比较幸运，我觉得这样的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多的是对我们团队的鼓励，而不是我个人的。

面对成绩和荣誉，田得梅轻描淡写地说，我只不过是做了自己的分内工作而已，其实每一项荣誉的取得，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担任地面指挥的起重机师傅、在狭小空间里进行焊接作业的电焊师傅、在端子箱面前一站就是一天的接配线工友、检测水轮机安装圆度及振动摆幅的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师傅……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建设者，都在用心用情用力付出，而我只是众多建设者中的幸运儿。

记者：选择这个工作，我想对于您来说更多意味的还是和家人聚少离多了。家人有没有一些怨言，比如说孩子照顾不上，老人看管不了？

田得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怨言的，因为孩子生病，家里老人生病，我毕竟也不在孩子、父母的身边，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挺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没有家人的坚强后盾，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记者：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在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还挺亏欠家人的？

田得梅：说起这方面，肯定是有的。我陪伴不了孩子的童年，也参与不到家庭的各种的环节。

记者：孩子现在多大了？

田得梅：大姑娘 7 岁，上一年级，小的儿子 5 岁，今年上幼儿园中班。

记者：正是童年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在他们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少一些妈妈的陪伴。

田得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基本上是在工程上，一出去就是一年，聚少离多很少陪伴孩子，也就是过年放假的时候跟孩子和家里人团聚，要是中间没有啥事，也不会特意的去请假回趟家。我也挺感谢我的家人，公公婆婆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因为我的老公也是跟我一个单位，我俩常年都在工程上忙，所以很少顾得上家里。

记者：我知道你们“天车班”的女生还挺多的。

田得梅：我们“天车班”高峰期的时候有 14 个女生，很多人以为操作这些大型的机器都是男生，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女生会细心一些，仔细一些，而且我们“天车班”的各个都很优秀，比如就拿我的徒弟邓满萍来说，她在学习技术这块，当时她是学得最快的，她是在白鹤滩（水电站）呆了两年多，其他项目需要“天车”司机的时候，她是第一个被分配到那个项目上的。

记者：工作任务重的时候你们会在“天车”上呆上好几个小时，那你们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田得梅：我们上下“天车”一般需要 20 分钟，因为我们是配合工种，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很少喝水，这样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你要喝太多水，来回上下“天车”就很费时间。

记者：所以你们真的是了不起的“天车娘子军”，作为“天车班”的班长，你对徒弟们应该也是非常的负责。

田得梅：我感觉这其实是一种传承，当初我的师傅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了我，那现在我也会不遗余力地把我所学到的技术全部传授给我的姐妹们。

记者：听说您在生活和工作上反差还挺大的，生活上挺会照顾大家，但是工作当中，作为班长对大家也非常严格。

田得梅：因为我们这个工种相对比较特殊，对大家严格要求，大家才能独立完成一次次“不能再来一遍”的工作，所以我们“天车班”的成员在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半个小时上桥机进行试车，并对桥机进行全面的检查，尤其是要检查触电控制器、刹车片、行程限位、警报装置等设施的完好情况，做好每一天的桥机日常维护保养。

如今的田得梅已经成长为“天车班”班长，也带出来了 6 位徒弟，而她们目前不仅全部能独立负责吊装作业，更是凭借自己优异的工作表现转录成为了中国水电四局正式员工，李彩玲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者：你好！彩玲，作为“大国工匠”、“青海榜样”的徒弟，内心是什么感觉？师傅给你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李彩玲：在生活中，师傅教给我最多的是如何懂得人情世故，在工作中，她也会毫不吝惜她的时间，会不厌其烦一直指导着我，让我逐渐掌握开“天车”的精髓。

记者：你觉得老师身上有哪些品质是特别可贵的？

李彩玲：就是她对生活还有工作的热爱，她对自己很严格，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只会越挫越勇不会退缩，就好比这次白鹤滩吊转子来说，当大家很紧张，谁都感觉比较激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想她是怎么做到那么淡定，平平稳稳会把转子吊下去的，而且一点也不会胆怯。

记者：看到师傅获得这样的殊荣之后，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李彩玲：第一想法是我的师傅是如此的厉害，更多的是在给别人说起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骄傲，有这样的师傅，你就会觉得是你永远的榜样。

记者：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师傅，你会用哪两个词？

李彩玲：我觉得应该是严格和温暖，她不只对自己严格，她对我们也是很严格，比如说我们干活时，她会一直在跟前陪着，她也不会干别的事情，从上班可以陪到下班，要是我们中间出错了，她就会立马纠正，一点都不会留情面，但正是她的这种严格，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而且她的这种陪伴就会让你很踏实。

爱才有加，宽严相济，耀眼的人不会只发出一种光芒，田得梅把细心注入了工作，也把细腻留给了身边的人，谈到师傅温情的一面，李彩玲有些哽咽。

李彩玲：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上班那会，也就差不多十七八岁，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从小到大没有过过生日，长这么大第一次给我过生日，买了蛋糕的是师傅，当时我很感动很感动……

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承，2021年4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1年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因为表现优异，这支“娘子军”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田得梅被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评为“金牌导师”，获得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大国工匠”荣誉称号。

记者：今天获得了“青海榜样”这样的一份殊荣，在您心目当中，对于榜样的理解是什么？

田得梅：我觉得榜样是一种力量，也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盏明灯，应该成为一个行业的模范，但是我我觉得我距离榜样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人的身影是渺小的，但信念的力量是无限可能的，我坚信，只要勇于和困难做斗争，敢于走在前列，闪光的火花就会照亮前进的方向，就会点燃通往未来的启明灯。

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一段写满奋斗的人生。恰如树根在曲折中前行，终有一日破土而出，展露真容；亦如树根，吸吮大地灵气，终向青天奉献一袭绿荫。相信这位90后姑娘，将继续以孜孜以求、坚韧不屈的精神，在毫厘之间，书写大国篇章。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田得梅把青春奉献在了“天车”的方寸间，书写着大写的奋斗，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在田间地头，还有一群以泥土为伴，让小小种子结出累累硕果的“土专家”，他们把论文写在了高原的大地上，让我们共同走进他们。

一个个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坐办公室，却常年在田间地头忙活，小小一粒油菜籽不仅被他们卖到了国外，也让青海省成为我国春季油菜科研水平最高、品种更新换代最快、种植效益最好的地区。由他们培育出的优良油菜品种，解决了含油量低、病虫害多的难题，已经累计在国内外推广了1亿亩，让种植区增收100亿元，也让国人守好了自己的油罐子。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队？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记者在第四届“青海榜样”宣传发布活动现场见到了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中的柳海东、唐国勇、星晓荣三位获奖代表，而他们的话语就像他们一直潜心研究的油菜籽一样朴实，谦虚中还带着些许腼腆。

柳海东：我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春油菜研究所副研究员柳海东。

星晓荣：副研究员星晓荣。

唐国勇：唐国勇，单位（我们）一样的。

记者：首先，恭喜你们获得第四届“青海榜样”的殊荣。

星晓荣：不敢当。我们就是农民，其实跟农民差不多。

记者：目前，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一共有多少位成员？中间最年轻的是哪一位？最年长的又是哪一位？

柳海东：（我们）17个人，（最年轻的）88年35岁。

记者：最年长的是哪位？

柳海东：最年长的就是我们的领导了，差不多六十岁，他是没有双休的。

记者：刚才几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团队的成员是17位，目前咱们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唐国永：我们是做全国的春油菜的科研育种，还有种子生产和推广。

星晓荣：对，我们事情都比较杂，其实不光是下地，可能还要写项目、做实验、写论文，跟农民打交道、经常去田间地头看。

油菜是青海的六大作物之首，也是青海重要的经济作物，全省种植面积达230万亩，占青海省总耕地面积的27%，是大多数农民生产的首要选择，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开始摸索杂交油菜的育种工作。30多年来，团队中的成员不断增多，但工作的重心和任务从没有变过——大力发展油菜产业，让油瓶子里尽可能多地装中国油，保障我国粮油安全。

记者：对于我们青海人来说，其实油菜一点儿都不陌生，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推广或者培育春油菜？

唐国永：二三十年以前，他们种的这些品种都是老的品种，以前的农家品种，榨出来的油品质产量低。按照营养学来说，（老菜籽）不是优质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提高这些油菜种植区的产量，（榨出的）油品质更适合于食用，更营养健康。

柳海东：我们老家种那种小油菜，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家一亩地就一袋，可能就是80斤，3斤菜籽（榨）1斤油，也就（榨出）20多斤油。

当时的油菜不仅产量低，而且品质差，含油量也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唐国勇和团队成员们从油菜开花的第一天起，一天将近十个小时都在地里。顶着烈日，弯着腰，一株株检查每一朵花的情况，直到30多天后花期稳定。油菜籽的育种中人为可控因素极其有限，一旦碰上苗期的冻害、干旱、开花阶段的阴雨天气，油菜花就无法结籽，产量便会急剧下降。如果当年油菜种植面积扩大，种子供应变成了“老大难”问题。

记者：咱们经历了多少次春油菜的种植杂交，才培育出了最优质的种子？

柳海东：我们从90年代初开始进行杂交种选育的，我们第一个品种选出来是1996年，这中间跨度是六年，不止六次，云南元谋一个南繁基地，相当于种了12次，最后才选育出这么一个产量比较好，各方面

品质比较优的杂交种。

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培育出全国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优质春油菜杂交种——青杂 1 号，替代了很多常规品种，油菜产量大幅提升，增产率超过 20%。从此，春油菜种子的迭代史不停地被更新。

记者：到目前我们培育了多少种春油菜的品种？

柳海东：我们从 90 年代初开始培育第一个杂交种——青杂 1 号，到目前青杂 20 号，共有 16 个青杂系列杂交种。青杂 5 号是骨干型品种，青杂 12 号是成长型（品种）。

经过多年的努力，春油菜的育种终于成功了。可是，如何让世世代代种地的乡亲们接受新品种？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唐国勇便开始拿自家的土地做实验。

记者：唐老师，听说那会儿为了推广实验田和种子，您对亲戚、同学、家人没少下工夫。

唐国永：一年的庄稼两年的苦，你一旦要是收成不好，那就是一年的功夫（白费了），我们农村里有家的，我们自己先认领 1000 亩地，首先是家人，家人也理解，他们也知道搞这个油菜育种（的辛苦）。然后亲戚朋友同学，（给他们做工作），他们先种，他们种完以后确实好了。村子里一看，这确实是个好东西，比以前的老品种一下子增长 20%。相当于一亩地就多打一袋菜籽，像今年的一袋菜籽，就 300 多块钱。

慢慢地，春油菜的知名度越来越高。2000 年，团队期待已久的大面积种植在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也拉开了帷幕。这一幕却惊险万分。

记者：这团队也算是走过南闯过北，刚提到说最远到过云南元谋，呼伦贝尔，团队在大面积种植当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唐国永：就是刚好油菜出苗的时候，（苗）它特别小、特别嫩，地里边就守着，趴着看那个虫子，而且那个虫子小，就像芝麻粒那么大，你要是一不小心看不到，稍有动静它就跳走了，你就看不见了。

为了杀灭病虫害，他们天天趴在地头仔细辨认处理。当然，他们也会在田间地头遇到不速之客。

星晓荣：那时候还在去杂，去杂的时候露水也非常大，蛇就趴在油菜（花）上面，也有学生看到，确实挺可怕的，作为女生来说，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柳海东：北方的蛇可能毒性还小一点，你说到这个蛇，我前几天刚从我们南繁基地回来，云南比较热，就我们基地边上，我看见好像是（条）烙铁头花的三角形的（蛇），那种有毒。

唐国永：我们最害怕的是（晚上）收菜籽，一个范围里边 1000 亩地的，可能有几百户人家在那收，它那个地周围有坟，到晚上的 11、12 点，（瘆得慌）。

星晓荣：没有灯，就特别黑，你要从这户到那户，你就得那个坟堆里穿过去，那时候就壮着胆子过去，确实（挺害怕）。

唐国永：天黑了，啥看不见，就拿个手电筒……

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和家人讲起过。由于长时间的聚少离多，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些年他们都默默地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记者：几位老师们平均一年在田间地头得待多长时间？唐老师先来说一说。

唐国永：我们是从三月份开始种地，加上南繁的这个基地就不止半年了，就到八个月。

柳海东：八个月了。

年轻的研究员星晓荣，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正是喜欢撒娇的年纪。星晓荣谈起在家的时间，眼眶有些湿润。

记者：我相信家人是比较支持和肯定这份工作的，但是当家里的孩子生病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爱人、父母亲和孩子，有没有说过、抱怨过，说：“怎么有事都指望不上？”

星晓荣：家里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就是扔给父母。父母替我看孩子，孩子生病也好，上学也好，都是他们在代劳。这一块其实我还欠缺的挺多的，尤其我父亲说不要打电话，不要去打扰她。

柳海东：报喜不报忧。

星晓荣：对，尽量不要去打扰。

盼星星，盼月亮，家人好不容易盼到他们回来，可是一回来，他们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去往州县授课的路上。就在上周，唐国永的大儿子所在学校要举行 18 岁成人礼，而这一次，作为爸爸的唐国永又失约了。

唐国永：现在遗憾的就是对他们的陪伴，还有小孩的教育这一块，我的老大，高中的成人礼我就没去参加，刚好那一天互助有一个科技培训班，给农民培训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这个事情，我就走掉了（没能参加）。

记者：孩子有没有埋怨？

唐国永：埋怨啊，（孩子说）你不来，别人一个学生后面来四五个人，我（只有）妈妈一个人来（参加）。

团队中的每位成员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正是他们这样的一份执着，让我们走在青海不同的生态区，可以看到全省种植面积达 230 万亩不同品种的油菜花，占青海省总耕地面积的 27%。青杂系列的品种，无论早熟、中熟和晚熟，在青海各地都可以种植，这是他们的成就，也是他们的骄傲。

记者：咱们青海全域都在种油菜，我们发现不同的地方，油菜的高低、个头、大小，包括开花的时间都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

唐国永：品种它有它的适应性，我们青海，你看从民和（海拔）1800 米的地方种油菜，然后一直到门源（海拔）3100 米——3200 米的这些地方都在种油菜，民和种的油菜和门源种的油菜是截然不同的。门源的油菜从种到收只有 120 天，但是民和、西宁周边从种到收 150 天，是不一样的。民和、西宁周边最高产量能达到 900 斤。

团队对不同品种的推广使优质甘蓝型油菜种植区海拔上限提高了 350 米，油菜单产提高了 40%，油菜籽含量提高了三个百分点以上。春油菜也开启了我国北方高海拔、高纬度油菜产量和品质的一场革命，为我国北方农民致富做出了巨大贡献。30 多年的坚持不懈，终于迎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同。

记者：春油菜的种子最远种到哪里了？种植面积大概是多少？产量又是如何呢？

唐国永：我们国家来说，（地图上）“鸡头”、“鸡尾”都有——新疆的伊犁那边我们有，在黑龙江跟俄罗斯和蒙古连接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也种植）。

柳海东：面积特别大，年推广面积特别广达到 400 多万亩，占我国春油菜区杂交油菜总面积的 85%以上，在我省所用的杂交种，100%都是我们的品种。累计在国内外推广 1 亿亩，种植区增收 100 亿元，这也是我国在国外大面积推广的油菜品种。

2023 年，青海大学春油菜育种团队在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获得“创新争先奖”。

记者：我知道在 2023 年，咱们团队也是喜获了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这个奖它的含金量特别的高，这个奖仅次于国家的最高科技奖。

星晓荣：这个奖是国家每三年才评选一次，今年全国入选了七个团队，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柳海东：（获奖的七个团队）包括李家洋院士等院士团队，七个团队也只有我们不是院士团队。

唐国永：我们也很自豪。

记者：这次，团队又被评为了第四届“青海榜样”，那几位老师一路走来，你们觉得榜样或者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你们坚持到现在？

柳海东：为什么能成为榜样，或者说有哪些可以学习的榜样，我感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永不言弃，一次一次的失败，从头再来，不放弃；再一个就是我们坚持不懈，从我开始工作，就有将近 10 年的时间，唐老师他们已经有 30 多年，一直是坚持不懈，围绕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罢休；第三个我感觉就是比较踏实肯干吧，就像农民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

记者：唐老师，我们也知道您是团队中从业时间最长的第一代科学家，您觉得这么多年什么是您坚持的动力？

唐国永：当时小的时候就是吃不饱受过苦，就是想着把这个农业（搞好），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产量产值提高，（现在）产量比以前翻番了。吃饱的同时，我们可以把菜籽卖掉，这样的话补贴家用，就是修房子，（过好日子）。

记者：现在咱们村里人，包括您的左邻右舍、亲戚们，在农村是不是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国永：是啊！以前我们就是拿土夯起来的那种墙盖得杨木房子，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是松木大房、水泥盖的板房，而且家里都有封闭，一看就是新农村的景象。

记者：让咱城里人都羡慕。颁完奖之后，也慢慢进入到了咱们的冬闲时间段了，明年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打算？

柳海东：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包括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来了，我们要扩量增油，提高大豆等油料作物的产量，我们自己不仅要装满粮袋子，而且我们要拎稳我们的油瓶子，我们的育种目标是长远，它是很持久的，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国家在强调生物育种，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加快育种进程，生物育种主要用到一些最主要的生物

技术、基础性的研究、功能性基因，我们在这一方面还要加强研究。

分别之时，记者和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的老师们相约，明年春天一定要去他们新培育的七彩油菜花田转一转。

记者：（我们）完全没有和土地打过交道。

星晓荣：我们种地的时候你们可以过来，也是很壮观的。

唐国永：那也是一种技术活。